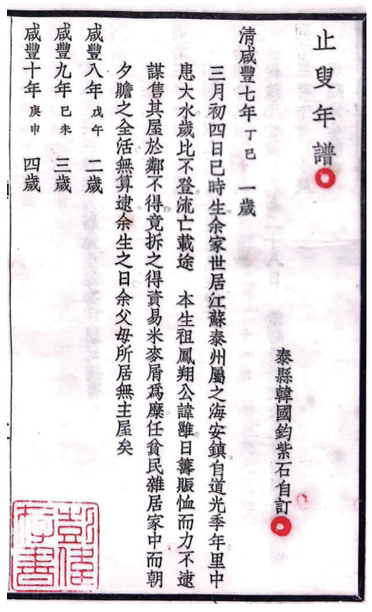
编辑:施亚泽 美编:刘玉容 校对:印春湘 组版:翟晓东

史海回眸

韩国钧被“误作污吏”

□彭潍 丛越

下左:韩国钧旧影;下右:《止叟年谱》正文首页。



止叟年譜

泰縣韓國鈞紫石自訂

清咸豐七年 丁巳 一歲

三月初四日巳時生余家世居江蘇泰州屬之海安鎮自道光季年里中患大水歲比不登流亡載途 本生祖鳳翔公謀離日籌賑恤而力不逮謀售其屋於鄰不得竟拆之得賣易米麥屑爲糜任貧民雜居家中而朝夕贍之全活無算逮余生之日余父母所居無主屋矣

咸豐八年 戊午 二歲

咸豐九年 己未 三歲

咸豐十年 庚申 四歲

1927年6月,上海《时报》等报纸陆续刊出一则令苏北人震惊的消息《韩国钧被扣留》——6月3日,海安名人韩国钧于如皋遭到扣留。此为旧闻,知者不多,兹录如下:

如皋来电:各报馆钧鉴,反革命派韩国钧历次贪图利禄,勾结军阀,造成几次战争,滥发七百万公债,荼毒苏民。卸任之时,不办交代,即行逃走。此次复助孙逆传芳军饷数十万,攀留周逆荫人,保护其海安私产,以致逆军得延残喘,而江北人民流于万劫。其反革命“事迹”昭彰,在人耳目。该逆本日潜经如皋,希图逃往上海,经本党部侦悉,请由县政府将其扣留,望我江苏民众群起向中央政府江苏省政府提起控告。俾此等反革命派之贪官污吏,得就法纪,实所期盼。中国国民党江苏如皋县党部江(三日)。

文中关于韩国钧作为污吏贪图利禄的说法并无佐证,实为误作,但是“勾结军阀”有迹可循。韩公自订《止叟年谱》记述,1927年年初,福建前督军周荫人率部从如皋来到海安。另一个军阀名将毕庶澄带军8000人从上海撤往江北,经过海安。4月6日,孙传芳的部队攻陷泰城,城中遭劫,惨不忍睹。泰州文人袁康侯(《神州日报》主笔、《江苏通志》分纂)被害离世。大军从泰州撤往淮安,又途经海安。一时间,海安驻军4万人,无地可居。地方支应所无暇应接,准备解散,韩公出面维持,又与孙部联军谈判——确保联军于25日撤出海安。26日午后,国民军接管海安。随后,韩公与国民军旅长李明扬会晤。两人商谈北伐事宜,想法一致。

韩公与军阀的确有接触,实属无奈。维系海安百姓安危,避免泰州悲剧重演,才是韩公的初心。会晤联军将领,主要目的不是保护韩家资产。可惜当时信息不对称,才引出韩公作为“污吏”被扣一事。6月2日,韩公乘舟赴通,欲往上海。次日夜间,他到达如皋丁堰。早年,他任省长期间,沙元炳、陈端诸友于丁堰兴办纱厂,还得到韩公支援。不料当日,他在丁堰遭到不幸。有人手持如皋县长乐济安名片邀请韩公前往县署。韩公被骗至如皋,连夜见到乐县长,才知有人控告他。“有人”是谁?《止叟年谱》不曾写明。革命人士葛显功《我所知道的如皋早期党的活动》回忆,1927年多名共产党员打入如皋县国民党党部,包括葛显功等。葛显功等人知道韩公见过联军将领,但不知他与北伐军也有交往,于是便趁机扣押韩国钧,将其押送给县长乐济安。韩公暂住县署西花厅。时有一个公职人员李俊如,悄悄拜谒韩公,愿助其离如。韩公写好密电,李俊如连夜赶往海安,发电至南京国民政府高官钮永建(潘逸尘《韩紫石过如皋被扣记》)。钮永建与韩公是好友,即刻下令放人。4日,驻如杜团长将韩公接走。5日,韩公前往南通,拜谢伍师长,才知张謇哲嗣张孝若也为他鸣不平。

韩公离如,不明真相的部分如皋人士仍不肯放过他。1927年6月15日,《民国日报》刊出《反对释放韩国钧》:

如皋旅宁同志会通电:上海《民国日报》转各报馆公鉴,查反革命派韩国钧,附逆有年,屡造战端,荼毒苏民。此次匪军盘踞江北,攀留周逆荫人,设司令部于其海安私宅,不惜为虎作伥,迹其罪恶,罄竹难书。本月三日,潜经如皋,冀循上海,经如皋县党报侦请县政府扣留,并由县党部通电:谓其反革命“事迹”昭彰,应请江苏民众群起向中央政府江苏省政府提起报告在案。敝会方幸贪官污吏,难逃法网,反动分子,就惩有日,孰知事隔一夜,即经释放,既未呈请上级政府提交公判。一擒一纵,事同儿戏,此中弊窦,不言可知,而县党部放弃监视责任,徇私舞法,玩视党章,责有攸归。弊会除提起严重抗议,并请党部彻查如皋县党部舞弊情形,依法惩办外,特此电达,如皋宁通同志会叩。

反对未有结果,扣押对于韩公的打击很大。他作有《五月丁堰道中书感》两首七律诗(阴历五月,即阳历6月),多处用典故,宣泄心中不平。数月后,即1927年11月12日,《琼报》刊出短文,交代了韩公的下落:

齐卢时代之江苏省长韩国钧,自遭如皋一劫,即隐居沪渎,杜门谢客。其始寓居卡德路祥福里,嗣以房屋狭小,移居法界天文台路。兹悉,昨已返海安原籍,有终老田园之意矣。

史实佐证,这则报道显然“目光短浅”。韩公回归故里,从未终老田园,而是拒任伪职,又会晤刘少奇、陈毅,支持新四军东进。1942年,韩公离世。在解放区,刘少奇为他主持追悼会,陈毅为他致悼词;在国统区,众多国民党政要纷纷悼念。其时,一个国民党头目唁电韩公家人,赞其:“高年矍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海隅,伸大节于暮齿,昭彰正气,举国钦崇。”盖棺定论,韩公当年“贪官污吏”一说,当是误会无疑。

范姚夫人为何避寿石港

□羌松延

范姚夫人即姚蕴素(1864—1944),字倚云,近代享誉苏皖文坛的女诗人。她成长于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的桐城姚氏,又以文字姻缘成佳偶,26岁时嫁通州名士范当世为继室,诗歌酬唱,伉俪情深,传为佳话。1906年,应张謇之邀,担任通州公立女子学校(年底改设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1933年春,范姚夫人的七十岁生日快要到了。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昭著,且不断引发事端。面对如此时局,范姚夫人表示“不欲言寿,将避于外”,并自4月8日起,连续在《通通日报》头版刊登《范姚启事》,婉拒各方祝寿:

犬马之年七十矣,家人子侄请于生日治觞酒燕宾客,此亦世俗之常,无事犹豫。惟国难未已,村落戒严,宗周之忧嫠也与共,非时而乐,心所不安。敢于是日敬谢上客,礼佛郊行,并令家人随侍几杖。从者莅止,恕不拜迎。谨先布启,敬希鉴谅不恭。

离开通城避寿石港的范姚夫人颇为享受宁静的乡间生活。受张慕昭女士之邀,她来到六总埠口、范公堤西的张姊家中。感动于主人陈稚樵夫妇的热情相迎、置酒款待,范姚夫人曾有诗致谢:“惕蠹轩前月,春和澹荡风。残年悲世乱,高谊感情隆。嫩柳含烟碧,夭桃带雨红。范公堤上路,芳草遍青葱。”她还被那“极目平原,田畴千顷,庐舍幽敞,花木敷妍,鸟声清脆,万绿当门”的乡村景色吸引,进而生发出“诚隐者耕读避嚣之所”的感慨,并为陈庐题名“渔隐山庄”,后又作《陈氏渔隐山庄序》。

范姚夫人原以为既已下乡,就能避开生日的喧嚣,但事实上,崇敬她的人群远远超出了南通城的地域范围。4月25日下午,石港各界为她举行生日祝贺,“备办素餐,就文山瓣香楼为之称觞(按:意为举杯祝酒)”。前来庆贺的嘉宾,除了前文提及的张慕昭女士,还有李兆萱女士、李振麟女士等。当地各界代表有三区党部宗也陈、第七区公所张荦如、石港小学陈举涓、商会张伯礼、民教馆沙仰三及石港社记者朱济舟等,共十余人。酒半酣,由张荦如、陈举涓等起立致辞,之后由各代表相继进觞。觥筹交错,尽欢而散,并摄影纪念。据载,当天上午,范姚夫人还参观了当地的教育机关,并在石港小学发表演讲。

经查,李兆萱(1906—2007)生于南通城,1919年入学女师,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及中央大学,后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李振麟虽不见其简历,但由范姚夫人《送李振麟游学美洲》诗推测,李亦似为其高足。

被范姚以“硕学而有用”称赞的张荦如、陈举涓兄弟为陈稚樵之子,是名震一时的石港闻人。张荦如曾任石港区长,陈举涓则为县临时参议会议员。可惜的是,南通沦陷期间,曾经满口仁义道德的张荦如竟卖身求荣,一度出任伪南通县长,成了一名为人不齿的汉奸,但这些都是后话。

范姚夫人不仅是南通范氏家族的贤妻良母,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文人,更是通州一邑为人尊敬的教育家。她兴创女学、作育英才,广受学子与社会各界爱戴。虽然她因“国难未已”等因婉拒做寿,甚至为此避寿石港,但仍无法拦阻众人在其七十寿辰之时表达祝福与敬意。

是年孟夏,其受业弟子罗玉衡、侄孙女范北强及同事、学生代表等人,特意在南公园千龄观为业已返城的范姚夫人补祝生日。虽说有违她的本意,但范姚夫人仍然被众人的真诚所感动,对此,曾有诗《玉衡、北强及卅年新旧同人诸君与学生代表,(为余七十生日)补祝于千龄观,赋谢》记之:

千龄楼上醉霞觞,孟夏南风麦正黄。
少长朋侪欣宴集,师生歌舞兴何长?
厕身教育惭无补,厚味交情喜欲狂。
回忆月圆花好事,十年家国感沧桑。

诗句中的“回忆月圆花好事”,是指在她六十岁生日时,校中师生曾作“花好月圆人寿”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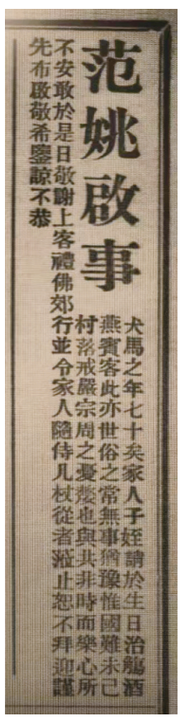
此外,又有顾怡生、顾时辅、曹君觉等人以诗文为之贺寿。而罗玉衡及其侄孙女范北强等人,还拾掇她历年所作诗词,编成《蕴素轩诗集》,并集资设法在沪印行。

范姚夫人与石港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1937年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四天后,南通基督医院等处遭日军空袭,引起一片恐慌。于是,就在这年入秋后的一天,范姚夫人离开了战云笼罩的南通城,避居百里之外的如皋东乡马塘。在此期间,与她有着三十年深厚情谊的张慕昭女士每年都要接她到石港小住。就如范姚所记:“自避乱以来,于兹四载,慕昭弟每岁亲迎,情谊备至”,而范姚亦赠诗“慕昭贤弟”。至于当年请她题名“渔隐山庄”的陈稚樵,也常接她去散心。1939年年底,范姚夫人来此并留有诗作《渔隐山庄岁暮杂感》。而后又以“邀我避乱特青眼,高风古谊干云霞”等诗句,表达谢意并祝福稚樵老翁。直到1940年秋天,范姚夫人因身体原因而不得不返城。

石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一代代人来来往往,虽说不乏名人足迹与经典诗文的流传,而范姚夫人与凤凰宝地、渔湾水乡的连接,又为这片土地刻下一道深深的人文印记。

藝文

▲陳氏漁隱山莊序



范姚啟事

犬馬之年七十矣家人子侄請於生日治觴酒燕賓客此亦世俗之常無事犹豫惟国难未已村落戒严宗周之忧嫠也与共非时而乐心所不安敢於是日敬謝上客禮佛郊行並令家人隨侍几杖從者莅止恕不拜迎謹先布啟敬希鑒諒不恭

右:一九三三年四月,刊登于《通通日报》头版的《范姚启事》。左:范姚夫人像。下:范姚夫人作《陈氏渔隐山庄序》,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通通日报》。

清末张謇从南通去江宁用了多少时间

□田鹤年

今天从南通市去南京,乘火车一个半小时可达;如果乘长途汽车,每个把小时即有一班,时间最长也只约三个小时可达。

但在清代末年,南通人要去江宁,即今天的南京,却大不容易。《张謇全集·第六卷》中的日记,曾详细记下了他青年时代去江宁的经过。

张謇第一次去江宁是同治九年(1870)七月,那时他已经是通州儒学的生员了。当时他为了历练一下见识,于是陪私塾老师宋紫卿先生去江宁应考乡试。张謇未留下那次去江宁的文字记载。

张謇是从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写日记的。今天能见到的日记从该年的阴历九月四日开始。

曾于同治九年来通州任知州的桐城人孙云锦,在通州时兼任州学督学之职,对生员张謇的才学十分赏识,有意提携。同治十年(1871),孙离开通州调往江宁发审局任职。同治十三年(1874)阴历二月,他命仆人来通,邀请张謇前往江宁入幕,为他处理日常文案。江宁乃人才荟萃之地,有知名的书院,名师甚多,这也是一次深造的极好机会。张謇欣然同意,即随来人一同前往江宁。张謇于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段旅程。

二月十八日。午后到通州南门码头上船。船是雇来的。船上有客十数人,船舱中有铺可睡,也有书桌可供读书、写字。

船从北濠河进入通扬运河向北航行,当晚船停于三十里,即今之平潮镇。

十九日。天亮开船,上午经白蒲,于午后到达如皋县城码头。如皋有张謇许多同窗好友,趁船停泊的机会,张謇上岸到友人少轩家,不多时县城中的同学闻讯纷纷赶来相聚。晚饭后返船,行到城墙北门,城门已关,经呼叫后才开了城门,回船时已斜月初上。

二十日。午刻挂帆,船行至海安县城又要停泊。张謇登岸入城会友。到友人朗轩家叙谈。张謇这次来到海安的消息已在同学间传开了。在当时的通州学界,张謇诗文才学已为人们所钦佩,颇得人望。得知他到来,远近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看望,且“集书者纷纷猬集”。张謇与友人们约好等第二天再相聚。晚饭后返回,夜宿船上。

二十一日。早起,友人来到船上邀请进城。这天友人崔鹤洲特在城中涌盛茶馆招待张謇喝茶,众人赶来相聚。聚谈中,张謇应李春溪、孙伯安、徐瑞夫、季远亭等人的要求,当场书写楹联及扇面。午饭后回船,当晚船停泊于大米镇。睡前张謇立于船头眺望,只见“墨云半天、微露墨点”,许久才回舱就寝。

二十二日。连日疲惫很久方醒来,发现船已到海陵(今之泰州)了。下午坐于船舱内案桌前录《二十四家文稿》。当晚船泊于白塔河镇。

二十三日。挂帆船行。午前船到江都仙女庙,遂停泊。

仙女庙是个大码头,这里是通扬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叉口,由此向南可通长江,向西可去扬州。该船因事要停泊一天。张謇拟下船独自去扬州访友,与船主相约在扬州城外钞关碰头。

张謇下船后觅了一处饭店。吃过午饭租了一辆马车去扬州。

车经董家沟桥、西洋沟桥、万福桥。沙土路很不好走,一路“日炙风熏,沙深路凸”。到扬州城小东门下车时“口耳鼻舌皆尘垢矣”。

找到一处茶馆小憩,然后进东关到位于城北的甘泉学署找到香谷老丈,晚宿香丈处。

二十四日。由友人陪同游扬州城北的天宁寺,至平山堂谒史可法墓,登梅花岭。游毕从北门入城回学署。

二十五日。去城外运河边码头,船已泊在岸边等候,上船行。途中顺风扬帆,闲坐舱中回忆两日来的扬州之游,思绪万千,遂伏案展开稿纸,不久诗稿已成:

扬州

江淮锁钥一城遮,盐铁东南控引赊。
夹道但传隋帝柳,侑觞何止魏公花。
嵯峨戍官仍好,憔悴烽烟俗更华。
却为时平增太息,旁人只道玉钩斜。

夜,船抵泊京杭运河之口的泗源沟港。张謇下船步行至江口,遥望长江,至雨来才返船。

二十六日。清晨,船离港进入长江。江面风大,船工操舵困难,至黄天荡风力更强劲,船身剧烈晃动,以至于舵柄折断,船失去方向。正当危急时,附近一载草之船赶来相助,将张謇等船客移上该船,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这天,船停靠于江宁东北江边的燕子矶。张謇上岸沿着江岸散步。路径崎岖,远近时闻村落农家传来阵阵鸡犬声。直到暝黑才找到原船。当晚于船舱中写成诗一首:

谒明史阁部墓

攀号已失鼎湖弓,天意江河日向东。
四镇从容看跋扈,尺书憔悴见孤忠。
冬青麦饭人谁托,燕子春镫曲自工。
泪血年年消不尽,春来犹化落梅红。

当晚,船停泊于江边的草鞋峡。

二十七日。晨,船西行到达江宁下关码头,下船登岸。与仆人雇了一辆车进仪凤门,找到一家名为“玉和”的茶馆小憩。上街理了发,去访友,然后在友人陪同下至位于秦淮河南岸的剪子巷孙云锦住地,才算结束了这段艰难旅程。共用整整十天。

当晚与孙师作了长谈。张謇从书箱中取出近年来的作品诗集《焚余稿》,孙师看过后不以为然,告诉张謇,还应多多研习八股时艺,“诗勿多作,当为自家养才”。张謇点头称是,日记称“教诲拳切,安忍不从”。

这一晚,孙云锦为张謇安排了工作,是为孙师处理日常文案。有空余的时间可以去书院读书以进一步深造。江宁有钟山书院、惜阴书院等著名书院,孙师建议张謇去投考,同时已为他准备好了投考所需的材料。

从此,张謇在江宁安顿下来,开始了他的幕僚、读书生涯。

老行当

余西的竞元猪行与竞成油坊

□王士明

提到通州的油坊业,大家便会想起二甲镇的几家大油坊。

如创设于清光绪初年的龚义盛油坊,养牛20头左右,碾石约重万斤,是一家典型的牛拉石碾碾豆、人工打油的油坊。清光绪年间开设于镇南定兴桥的鼎隆油坊,拥有20匹立式柴油机1台、油箱28部,雇职工50多人,有房屋70余间,资金10万余元。这两家油坊与包场西的顺成油坊和合兴镇的姜德茂油坊,合称“南通东四坊”。开设于民国初年规模较大的油坊有陆裕泰油坊,拥有45匹柴油机1台、碾米机2台、油箱32部、职工近70人;陆裕民油坊,有油箱16部、职工近60人;德兴隆油坊,有厂房50余间、油箱16部、轧花机8台、碾米机2台,雇工人近70名。

距二甲镇西四五里地的余西镇,也开设有一些油坊,其中的曹恒兴、朱竞成油坊规模较大。这里要说的竞成油坊是由竞元猪行发展起来的。竞成油坊的坊主为朱竞元。朱竞元身材魁梧,常着宽袍大袖的布衣,双手过膝。

民国初年,朱竞元在余西南街开设肉铺,只有一间店面房。开始,因肉铺资金有限,农民不肯将猪赊欠给他,但他经营有方,肉铺生意越做越兴旺。他每天只宰杀一两头猪,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去他的肉铺买肉。待他肉铺的猪肉卖完以后,其他肉铺才逐渐动销。虽然他的肉铺生意好、竞争力强,但他能顾全同行,主张有饭大家吃,不欺行霸市、大鱼吃小鱼。

朱竞元在开设肉铺的同时,还在余西东边高桥河南开设猪行,雇佣不到10名员工,每天收买从里下河水运过来的猪。一般每船载三四头猪,经过他的猪行过秤,在猪身上剪毛做记号,收入圈内。根据过秤的结果,算出每条船上的猪的总重量,随即将现款付给外地客商,客商领款后便开船离去。而当时距余西东20里左右的四甲的猪行,因资金不足,客商来了,也拿不出现款结清账目,只好挽留客商住宿吃喝。比之竞元猪行的信誉、盈利等情况,当然是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余西附近各集镇及县境外海门、启东、崇明等地,每天用小车到余西来买猪的也络绎不绝。朱竞元便利用竞元猪行收买卖双方的佣金,再加上其他收入,盈利日积月累,家中财富越聚越多。他家的账房与南通城内的银行、钱庄都有往来,他还有一个名叫“刘拐子”的土律师。海门下沙一带的客商如欠款不还,朱竞元便指使刘拐子向当地政府控告,直到货款到手为止。本地肉铺前来猪行买猪者,到了猪行,主要靠眼光向圈内选择,认清是“七杀”还是“八杀”(即一百斤毛猪可出七十或八十斤肉),买卖双方谈妥后即由圈内将猪拖出过秤付款。如现金不足,可通融一下欠少许。但必须在下次来买时将前款结清,方能洽谈购猪事宜。

有竞元猪行为后盾,当时余西肉铺的生意很好。邻近各集镇到农历年底,常有成群结队的人到余西来买猪肉,余西镇上各家肉铺的生意都很好。竞元猪行也愈加兴旺,积累了更多资金。于是,朱竞元便花了六七千元将余西街西边的仁昌当铺买了下来。将北边房子作为住房,南边房子开设油坊,即竞成油坊。又在河西造了四关厢栈房。栈房南边开一汪水池,供牛夏天洗澡。

竞成油坊拥有碾子两座、榨油箱24套。由12个打油师傅负责,分三班打油,每天出油千余斤。油坊内养水牛12头,专供两座碾子使用。作为原料的大豆,都是批量采购回来,堆存在栈房内。牛吃的草料,也是每年由外地购进。除榨豆油外,油坊每年也加工少许菜籽油,以满足农民的需求。

民国十五年(1926)后,竞成油坊采购机器,榨油时不再使用碾子和牛了。而二甲的陆裕泰油坊直到1938年时才用机器榨油。另外,竞成油坊在二甲的鼎隆油坊中也有投资,可见当时两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

朱竞元本是一普通市民,依靠本人的勤劳俭朴、恪守信用、诚实经营、运作灵活,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使企业日益发展壮大,本人也终于成为通东地区一大富翁。朱家鼎盛时,拥有良田千顷及市房、住房数百间,累计资金数十万元。数十万元的款项,现在看来不是一个大数目,但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笔巨款。当时,白米每石仅售六七元。而著名徽商“程谦益堂”破产时,资金也就五六十万元,可见朱竞元当时算得上富甲一方了。

朱竞元殁于民国十六年(1927),享年近八旬,这在当时可算是长寿了。其子朱善余,在海门包场西开设顺成油坊,为“南通东四坊”之一,后卖给了唐闸大达公粮行朱伯晖,这是后话了。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